



WHO CUT THE CHEESE?

尴尬的气味

人类排气的文化史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Who Cut the Cheese?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FART

尴尬的气味

人类排气 的文化史

[美]吉姆·道森 著

沈跃明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尴尬的气味:人类排气的文化史/(美)道森(Dawson,J.)著;沈跃明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书名原文:Who Cut the Cheese?: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Fart

原出版者:Ten Speed Press

ISBN 7-208-04816-9

I. 尴... II. ①道...②沈... III. 世界史:文化史—通俗读物

IV. K10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1699 号

出 品 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徐 怡



世纪文景

尴尬的气味

[美]吉姆·道森 著

沈跃明 译

出版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cwen.cc)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184,000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4816-9/K·1022

定 价 19.8 元

Who Cut the Cheese: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Fart

Copyright © 1999 by Jim Daws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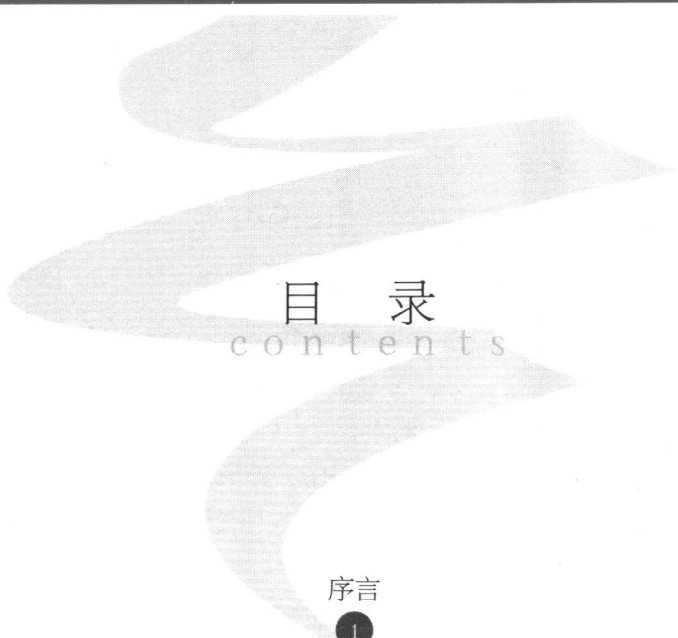
Chinese(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3 by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of Shanghai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en Speed Press c/o Writers House LLC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目 录

contents

序言

1

1 上帝的儿女都放屁

如果放屁有罪，那你为什么对它感觉这样好？

7

2 屁

平时在家里放屁的俗人们，请起立！

17

3 言语都是风声

那些言语都是什么意思？又是从何而来的？

27

4 派多曼：放屁的艺术

你会花钱去看一个人用屁眼吹曲儿的演出吗？

41

5 文学屁

莎士比亚、但丁、巴尔扎克及其他文学巨匠真的那样说过吗？

55

6 有人朝丘比特的屁股上飞了一脚

谁说美女不像我们一样放屁？

85

7 信使先生

马克·吐温和本·富兰克林拼写F-A-R-T屁!

101

8 宗教屁

耶稣说“藏到我身后去，撒旦!”的时候，其实要说的是什么意思?

117

9 音乐屁

是啊，这听上去多棒，可是你把麦克风放哪儿了?

127

10 飘

好莱坞的屁：它们富有，它们闻名，你梦寐以求就是它们!

147

11 放屁汉冒险记

霍华德·斯特恩是不是美国人最爱的屁眼?

169

12 放屁的乐趣

当今的搞笑道具其实就是为了让你笑到窒息!

179

13 屁的传奇

你有罐子里的阿尔伯特王子，或瓶子中的亚伯·林肯吗?

193

附录

有人踩了数码鸭

在网络空间的苍穹下，没人能听到你放屁吗?——或者有人能听到吗?

205

参考文献

211

序 言

人们问我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你怎么会想到要写一本关于屁的书？”这个念头，其实和多数奇思妙想一样，是在一天晚上自己冒出来的。

那时我正坐在浴缸里。

我在想，为什么屁就这么好笑呢？不仅仅是我这样想。很多人似乎总对屁满不在乎，或者完全视之为儿戏，或者在不当的时机将屁排出去。20世纪60年代末，我在大学期间第一次读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在书中，我偶然发现乔叟竟然在600年前就写了非常详细的关于屁的笑话，那时我真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也是在同一时间，我读到了那套令人生畏的大部头，牛津英语词典，一部为有志于精通肛门类词汇的学者所挚爱的巨著。我在词典中查“屁”这个词（同时也查了与屁同样声名狼藉的另外几个词）。结果真是令人惊讶：词典中不但有无数佐证可证明这个词几个世纪以来的源远流长，编辑们更是煞费苦心地对其详加阐释。我生活的目标于是便设定了：总有一天我要写一本关于屁的书——不，不仅仅是一本关于屁的书，而是这本关于屁的书——我要说得斩钉截铁，好让千百万人扔掉所有其他关于屁的书，只



对我这本注目。

实话说，我现在已经不记得自己做小孩儿时还曾放过屁。我甚至不记得我们家是否有过一个宠儿因放屁而成名。但我肯定是放过屁的，因为我还记得自己害怕——非常地害怕——在教堂里一不留神溜出个屁来。想想吧，我当着祭台助手，肚子却翻江倒海地疼，手里拿着一把聒噪的铜制烛花剪子，非常明显地坐在第一排，在上帝眼皮之下，在众目睽睽之前，要是我弄个什么声响，我清楚地知道，那厚实的长木凳自会像个手提扩音器一样将其放大得异常响亮。

让我记忆最深的三个屁是在我已经成人，并且理应更知礼数的时候放的。其中第一个屁无疑最好笑。那时我被派驻在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列尊营（Camp Lejeune）附近的一个步兵训练基地，晚上我喜欢到大门外17号公路边的酒馆去消磨时光，与亚裔吧妹调情，喝喝廉价的福斯塔夫啤酒，或者吃罐子里捞出来的咸蛋，而那些罐子，根本就和以前马戏团装双头婴用的同出一辙。有天早晨，在特别狂乱的一夜之后，我走进了长官的办公室外间，放出一个无声、然而却致命的屁，然后赶紧溜掉。立刻我就听到了一连串透不过气来的愤怒的叫喊，好像长官们被一枚催泪弹击中了一样。我为此笑了好几个月。

第二个屁发生在新泽西的五月角（Cape May），当时我正和朋友迈克·麦克亨利沿着一条狭窄的小巷往下走。突然，随着一声怒号，一股气流从我臀间喷薄而出，我觉得，就算它没在我内裤上留下痛快的一点，那至少也会冲出一个大泡。一阵突如其来的多疑刺得我一疼，我不由地扭头一瞥。就在我们身后不到两米的地方，两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儿刚刚从一户房门走出，正紧随我们的脚步。还好我反应算是敏捷，我用责难的目光瞪了迈克一眼，并叫了他一声恶心的杂种，但是，我仍窘得红了脸——而且，如你所见，那次经历至今仍困扰着我。不知道那两个女孩儿对此是否也还记忆如初。

屁的幽默

幽默大师加里森·凯勒说：“屁的幽默的缺点在于它天生的即席性，并且一经转述就会大为失色。你非得亲身在现场不可！”

尽管凯勒所指的屁的幽默是一场真正的屁引起的欢闹，但所有种类的屁的幽默却都能使我们在自己文化所包含的畏惧心理及价值观念方面得到极大的启迪。既然臭屁乱响的喜剧事件能对社会上势力强大的反对我们身体任何功能表达的禁忌嗤之以鼻，那它也能打破这些禁忌对我们以及听众的束缚。当我们还在蹒跚学步时，我们的父母就在对我们严格的厕所教育中把自我厌恶的心理灌输进了我们幼小的心灵，而屁的幽默，使我们减轻了这种心理的负担。要不然，哪还会有人对臭气逃逸出某人屁眼的话放声大笑——而并非笑那气体本身？

屁的幽默有多种形式，包括校园流行的小调（“豆子，豆子，音乐果子，越吃越放越放越吃……”）、浴室墙上的涂画（“坐在这儿心如刀绞，屎没屁成屁放不少”）、双关语（“我认为那最后一个屁放得真是透彻（使闻到的人厥倒）。*”）、讽刺语（“有什么东西刚从你体内爬出来然后死掉吗？”）以及对这些讽刺语的反驳（“你闻到了，就该你对付”）。事实上这些幽默几乎都不高明也不好笑，因为它们大都陈腐不堪，顶多使人

* 原文为“I think that last fart exhausted the subject”，这里“subject”如果作“主题”讲，“exhausted the subject”就是“……得全面透彻”的意思；如果“subject”当“对象、受者”讲，“exhausted the subject”就是使受着筋疲力尽的意思。——译者注

111A669/09



笑一回不得了。不过，这似乎并不阻碍我们不断重复这些老掉牙的俏皮话。

然而，幽默最常见的形式却是屁笑话——一些结尾出人意料的小故事。人们不分老少，不论上学、上班，还是围着一桌喝啤酒，都爱讲这些笑话。本书中也四处散布了一些这样的笑话，以博读者一笑。

第三次难忘的放屁事件发生在一辆车的前座上。当时简直就是一场即兴的三人屁王大赛。我和两个哥们儿正开着车行驶在洛杉矶的诺曼底大街，我紧咬着牙关，拼命强忍着我不端的冲动。然而，非常遗憾，最后我还是无助地任一点浆进了出来。好家伙，当时我差点儿被恶心死了！那时我都35岁了——实在是老得再也不能像个懵懂少年一样把屁四处乱放了。从那以后，这次事件一直是我检讨自己的反面教材，它就像福斯塔夫啤酒屁的恶臭一样，会永远纠缠着我，直到我死的那天为止。

我一直闹不明白为什么男人们通常会从放屁中得到极大的快感，而女人们却会对它们嗤之以鼻。我确信这种女性的玷污欲不是遗传问题。曾有一次，一个朋友上学前班的女儿在我大腿上放了个屁，她却乐得咯咯直笑。不久前，我看见一个可爱的四岁小女孩儿跑过一间房，大声宣布：“我放屁了！我放屁了！”在丽贝卡·威尔斯1996年的畅销书《丫丫姐妹会的神圣秘密》中，她甚至用了整整一章来描述一班八岁的路易斯安那州女孩儿怎样在一次秀兰·邓波儿模仿比赛上哄笑她们中的一位同学在台上骄傲的砰然一屁。但是，大约在三年级左右，所有这些小女孩儿突然摇身一变，成了一群刻薄的小学究，随时将她们的嘲笑瞄向任何从人体里发射出来的贼声或贼气。

小男孩儿也会步调一致，但那却是在他们学习如何珍惜屁的毁灭性力量的过程中。他们慢慢懂得，一个恰到好处的屁，尤其是从正确层面噼啪放出的屁，可以扰乱课堂的秩序；一个引起公愤的屁，可以让另一个孩子陷入麻烦；而一个时机恰好的屁——譬如说，正好在赞美诗结束时“阿”和“门”两个字中间的一段空当中，或正好在一幕傻傻的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的爱情戏中——会立刻使一个孩子成为其他男孩子眼中的英雄。

在我读高三时，我一哥们儿乔·尤因教会了我怎样用挤压两手掌的办法模仿放屁。这样一种技巧，如果被原封不动地交到一个尚未成熟的17岁男孩子手中，一定会很危险。果不其然，还不到一周，我就因在自习室里弄出干扰性噪音得到了逐出学校三天的处分。

由于写这本书，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所总结的屁的尴尬可能比其他任何现代人总结的都要多，因为在我作研究的足足一年时间里，我不得不成为一位刨根问底的文化人类学家。为了研究我涉及的领域，一开始我去问朋友，我问他们有关他们屁的问题，问他们家里代指屁的词语，问他们对于屁的感受，问他们最搞笑的关于屁的笑话和故事，以及他们最喜欢的文学作品和电影电视中描述的屁。后来从那里，我又转移到认识的人中……然后到陌生人。在某种程度上，我几乎将所有的谈话——不论是在咖啡店、候车室、酒吧、聚会、健身房，还是赴约吃晚饭时——都变成了屁学调查。

不久我便沦为一个贱民，这至少还在礼节范围之内。我的出现会引得人们捂着嘴小声议论。看见我，女人们又皱鼻子又翻眼睛。昭著的恶名像大头黑苍蝇一样如影随形，有的人还开始问我是否精神失了常。有点儿文学头脑的人一棍子打死我付出的辛劳，他们告诉我，一本关于屁的书将会一文不值。

然而，谢天谢地，十速出版社的出现扭转了局面。面临着是出版



《尴尬的气味》呢，还是把钱倒进无底洞的两难选择，出版社选择了前者。也许现在，我多少能挽回点名声了，人们大概也会认为我的作品还算有个良好动机，还算值得一读吧。

——吉姆·道森

上帝的儿女都放屁

爱情是人人心中的屁；
憋着它，会伤自己的心，
放了它，又让别人生气。

——约翰·萨克林爵士

《爱与被爱》（1640年）

我开门见山地说一句，屁是弱小、短暂、易逝的。粪可以成为粪化石，得以足够长久地保存，以致其缔造者的饮食习惯在若干年后的祖孙那里还可见一斑；而屁，却无论如何喧嚣，总要立即消散在历史的烟云中，难得再有所闻。任何泥淖或琥珀都留它不住。我曾听谣传说，有塞着名流亚伯拉罕·林肯或玛里琳·门罗之类人物气流的小瓶存在，但真能验明正身的此类遗物还从未出现。

而屁却是随我们长留的，它时刻潜伏在我们背后。

这不，又是一个屁。

对那些古希腊人，也就是我们的西方文化鼻祖而言，放屁纯属杂



耍，但无论如何，它还是喜剧。阿里斯托芬，最著名的早期雅典剧作家之一，就曾在雅典卫城南面举办的酒神节庆典上，用那些某某某偶尔肠胃气胀的笑话逗得浩大的观众乐不可支。在他人人熟知的喜剧《蛙》中，阿里斯托芬在一开场就直接用上了屁的幽默——酒神狄俄尼索斯带着他的仆人赞西亚斯，骑着一头驴上了台：

赞西亚斯 [环视观众] 老爷，我来个老套的鬼话咋样？编那套东西我可总能插个科儿打个诨儿的。

狄俄尼索斯 好啊，赞西亚斯，但不要光是说：“哎哟，太沉了。”那套把戏我可受够了。

赞西亚斯 老爷，那，来个再机灵点儿的？

狄俄尼索斯 对，但不要张口就说：“哎哟，我可怜的颈子！”

赞西亚斯 噢，那坏了。我给他们来个啥哩？唉，你是说，来个真搞笑的？

狄俄尼索斯 对，但我不是要你仅仅只转移他们的注意力，说你想卸下重担，才好放个——

赞西亚斯 哦，那您看这样行不：“要是没人给我把包拿走，我就要放个屁把它从背上吹下来。”

狄俄尼索斯 这个留着，等我真需要吐了再说吧。

公元1世纪的罗马诗人马提雅尔对赞西亚斯赞赏有佳。“我倒希望你放屁，”在《警句诗》（第12首，77）中他这样写道，“因为……那将很有用，而且，它同时还能刺激笑神经。”

纵观欧洲历史，长期以来肠胃气胀一直作为人们幽默的源泉而备受推崇，这种现象在下层人民中尤甚。只有到了18世纪，伦理道德的权威才开始积极地对此现象进行镇压。从那时起，大不列颠和美利坚便开始

了他们尤其突出的一段与屁魔斗争的艰难时光。科学家费尽心机要治愈屁症；礼节书刊对屁严加诫训；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淑女努力摇晃她们

齐克觉得是时候修间新茅厕了，因为现在那间腐朽得实在是太可怕，好像随时都可能发生茅倒厕塌的事情。他还有些炸药，前几天刚炸了三截树桩，剩了点儿，于是，他把炸药上好导线埋在旧茅厕外，然后告诉全家人都靠边。

可是，不幸的老祖母并没有得到这个通知。刚才她忽感体内不适，屎欲外流，于是便急急忙忙奔去了屋后茅厕，现在正心安意得地蹲在茅坑上，从墙上那个月牙形的小洞向外凝视呢。就是在这时，齐克将炸药导线往电池上一靠，一切的一切顿时被炸得天高。

等祖母在四米开外的一湖屎浆上着陆后，她坐将起来，重又泰然自若地整了整假发，然后大声说道：“嘿哟！我真高兴刚才没在屋里放那个屁！”

的裙撑，掩耳盗铃，文屁饰非；出版商则遁屁之意于婉言，或直接删屁之形于始端；而清教徒们干脆宣布，放屁就是罪。

甚至在今天，尽管新千年来临，人们仍旧一如既往地担心着屁这个该诅咒的玩意儿，一不小心会给他们的工作、名誉、爱情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信不信由你吧，好多人都会耍这种狡猾的小伎俩：偷偷摸摸放个屁，然后两眼羞羞地拜读天花板，装得跟小兔子乖乖一样无辜，希望其他某个人会成为他的替罪羊。然而在私密的场合中便没有其他某个人可供怪责了——那麻烦可大啦，怪鬼去吧。《纽约时报》就曾于1995年



报道过，有些夫妇甚至在结婚协议书里插入条款，严打放屁。

我们对放屁的避讳实际上就是我们对屎之避讳的一部分。我们吃下的每样东西都会变成屎或是体内之气，但我们却装得好像粪和屁根本不存在一样。1913年，约翰·伯克再版他的《各国粪便学治疗法》时，曾请精神分析学之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为其作序，弗洛伊德这样写道：

文明人看到任何使他们过多想起自己动物本源的事物，都会明显地感到局促不安。他们试图模仿《浮士德》最后一幕中的“更完美的天使”，抱怨着说：“我们始终要忍受那尘世的羁绊……”我们已选择脱离困境，这便要靠……否认这困扰我们的“尘世的羁绊”，将它互相隐瞒，对它不闻不问，免得它声称人们对它的关注原本是我们本质的一个有机组成。

各种文化中都存在着对放屁严厉的、甚至可以致人死命的禁忌。19世纪80年代，英国探险家理查德·伯顿在他的译著《天方夜谭》的一条注释中评述道：“贝多因人将打嗝归属于文明举止，却对‘腹内呻吟音’极端憎恶；假使此类音符不小心发了声，而哪个旁观者竟笑了起来，那他立即就会被砍死，因为这种事可是有关名誉的。同样，阿富汗的高地人中也有这种习俗。”1619年到1620年间，理查德·乔布森上校曾在非洲的冈比亚河探险，他写道，黄金海岸的阿善堤部落成员“总是万分小心不在人前放屁。他们对我们这些频频放屁的荷兰人很是不解，因为他们无法容忍有人竟敢当着他们的面放屁。在他们眼里，这种事情应是万端的无耻，也是对他们人格的蔑视。”这个部落里曾有一位老人，他在向头领鞠躬时放了个屁，这使他羞辱难当，竟当下悬梁自尽。苏格兰探险家戴维·利文斯通（享有“我利文斯通博士假设”之名声）1865年报道说，有几个非洲部落，容忍成员在自己人前放屁，而在外人前放

屁的却要放逐。20世纪20年代，人类学家布伦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也谈到，美拉尼西亚的特罗布里恩群岛人相信强大的魔咒从鼻孔进入人体，于是他们认为屁臭的侵入会给他们带来危险。

当然，屁长久以来就是人们表示轻蔑的一种粗野手段。1610年，剧作家本·琼森在他最有名的喜剧《炼金术士》中开场就写道：“我放屁给你！”约翰·克朗在《温文尔雅先生》（1685年）中以一句“一个屁送你全家！”打退敌手。荷兰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在16世纪早期则表示：“我要如何赞叹才好呢，这儿竟没有人与这些人对着放屁。”就是在现代，也有美国诗人卡明斯在1925年的一首诗中写下妙语：“不用谢”，“对他，他们就是放屁，他们连连放屁”。把屁当作侮辱，以下还有两个极好的例子。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载了埃及将军阿马西斯的传奇经历，这位将军竟敢向国王派来的特使放屁，并叫他把这个屁当作回话带回宫里。另一位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则讲述了另一次事件：一名罗马士兵因为对逾越节的礼拜者们放了个屁而使耶路撒冷的起义死灰复燃。*

对于精力充沛、身体健康的人放什么样的屁才是好屁这个问题，医生们早在几千年前就作出了明确表示。以其名字命名现代医学誓言**的希腊医师希波克拉底，曾于公元前420年写道：“不出声冲出的屁是最好的，相比而言，出声放的屁又比中途拦截或淤积体内的屁要好。”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哲学家西塞罗也在给帕图斯的一封私人信件中说道：“我们要大胆地放屁，就像大胆地打饱嗝一样。”据苏埃托尼乌斯·特兰克维鲁斯记载，公元41年，克劳迪亚斯登上罗马王位时，“因为听说有人由于过于注重礼仪而试图抑制自己的屁，结果威胁到了健康，于是便计划颁布一项法令，从而将饭桌上〔宴席上〕的不速之气，不论有声还

* 请分别查看第8页和第33页上的框内文字，了解两则故事详情。——译者注

** 希波克拉底誓言是指开始行业的医生向希波克拉底进行宣誓，内容涉及的是医生职业道德。——译者注